

張伯偉 編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十一輯

推崇嚴謹樸實，力黜虛誕浮華；嚮往學思並進，鄙棄事理相絕；主張多方取徑，避免固執偏狹。域外漢籍研究是一片剛開始耕耘的廣袤土地，它的肥沃、它的深厚正呼喚着一切有志於開墾的學人將自己的智慧與熱情投入其中。《集刊》願與這樣的學人共同成長。



中文社會科學論文索引 (CSCI) 來源集刊



中華書局

第十一輯

張伯偉 編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貴陽學院圖書館



GYXY1564691

北京 中華書局
2015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11輯/張伯偉編.—北京:中華書局,
2015.5

ISBN 978-7-101-11056-2

I.域… II.張… III.漢學-研究-國外-叢刊
IV.K207.8-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139569 號

-
- 書名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十一輯
編者 張伯偉
責任編輯 孫文穎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版次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格 開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張 33½ 插頁 2 字數 545 千字
印數 1-15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11056-2
定價 118.00 元
-

南京大學985工程三期項目經費
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專項資金
中國文學與東亞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資助出版

目次

日本漢籍研究

- 空海撰三卷本《文鏡秘府論》之選編經緯
及原本形態考 陳 昶(3)
- 日藏古抄本《文筆眼心抄》
真是偽作嗎? 山崎誠 撰 曾昭駿 譯(18)
- 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日本經學家平賀晉民
《詩經原志》稿本探蹟 卞東波(29)
- 從“中國”名號論看德川日本的本位主義 吳偉明(68)
- 日本明治時期以來中國語教科書中的
“滿洲語”資料 秦曰龍 李無未(84)

朝鮮—韓國漢籍研究

- 論韓國詩話《芝峰類說》語辭考釋的特點
及其對辭書編纂的價值 謝士華(101)
- 成任《太平廣記詳節》之編選特色及其意義 康韻梅(115)
- 朝鮮文人李世龜次杜詩研究 左 江(152)
- 朝鮮本、中土本《清脾錄》內容及詩論之異述論 董就雄(173)

越南漢籍研究

- 越南《洪德版圖》製作年代考 韓周敬 郭聲波(203)
- 黎崇《越鑑通考總論》的史論與史學 葉少飛(215)

漢籍交流研究

- 《長恨歌並序》之歌辭結構及傳本考 …………… 陳 翀(239)
- 南宋送別詩集《一帆風》成書考 … 衣川賢次 撰 金程宇 譯(254)
- 日藏墨跡中所見宋元文史資料舉隅 …………… 國 威(267)
- 論三種嘉靖刻本《醫間先生集》 …………… 吳正嵐(277)
- 十八世紀清鮮文人往來書札考論 …………… 徐 毅(299)
- 朝鮮朴齊家、柳得恭和清畫家羅聘的畫緣 …………… 朴現圭(326)
- 翁方綱藏蘇軾“天際烏雲帖”與十九世紀朝鮮
“東坡熱” …………… 衣若芬(344)
- 《字貫》東傳朝鮮半島考辨 …………… 楊瑞芳(368)
- 接受、改編、創新：《三字經》
在古代越南考論 …………… 阮俊強(Nguyen Tuan Cuong)(381)
-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藏梅端墓誌跋 …………… 仇鹿鳴(411)

書 評

- 讀張伯偉《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 堀川貴司 撰 曹逸梅 譯(421)
- 文學、圖像、知識世界：讀松浦史子《漢魏六朝
における〈山海經〉の受容とその展開
——神話の時空と文學・図像》…………… 孫英剛(428)
- 《講周易疏論家義記》校理補正 …………… 劉雅萌(439)
- 《參天台五臺山記》校點商榷 …………… 姚 堯(467)
- 《韓國詩話全編校注·西浦漫筆》校注訂誤 …………… 孫勇進(487)
- 《注石門文字禪》標點獻疑 …………… 陸會瓊 周裕鍇(508)

- 稿約 …………… (529)

日本漢籍研究

空海撰三卷本《文鏡秘府論》之選編 經緯及原本形態考^{*}

陳 翀

筆者曾撰文指出，現通行的六卷本《文鏡秘府論》之祖本，乃東大寺及高野山真言宗教學系統中所形成的一個“傳領本（秘傳的教學課本）”，大致成立於十二世紀中葉。本文擬在前文的基礎上，結合編纂於鎌倉時期古書目《本朝書籍目錄》中的相關記載，鉤沉史料，考鏡源流，指出空海所編的《文鏡秘府論》原本為三卷本，其所收的十五篇詩論，乃空海據唐人詩學論著選編而成，並非空海本人所撰。並在此基礎上，對其選編時間、編纂動機、原本形態等問題，提出一些新的見解，以供學界參考。

在過去的《文鏡秘府論》研究之中，基本沒有學者注意到，其實對於空

* 本文屬於日本文部科學省科學研究費贊助事業若手研究 B“日本現存の舊鈔本《文選》に関する基礎的な研究”之階段性研究成果。拙文《〈文鏡秘府論〉古鈔六卷本補證——以日本中世佛教文獻為線索》，《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八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04—110。又，本文所引《文鏡秘府論》文，均以東方文化學院1930年影印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六卷本）為底本，並適當參照了各家註釋本，以下如非需要，不再一一注出。

海《文鏡秘府論》之最早且最值得信賴的正式記載，莫過於《本朝書籍目錄》^①。《本朝書籍目錄》是一部收錄日本本土文人所編所著的書籍總目，大致編纂於鎌倉時期。其編著者現階段雖還沒有明確的結論，然而根據稍後的室町時期公卿萬小路經房日記《建內記》的記載，嘉吉元年(1441)，後花園天皇曾下令根據這部書目的記載，按圖索驥，命諸公卿及各大寺廟獻上藏書，對禁裏文庫進行了擴充整備^②。由此亦足可以看出，這是一部與收錄漢籍書目的“見在書目”一樣，具有極高之公權性質的和書總目。

《本朝書籍目錄》將所收書籍分為“神事、帝紀、公事、政要、格(律令)、式、氏族、地理、類聚、字韻、詩家、和歌、和漢、管絃、醫書、陰陽、人人傳、官位、雜雜、雜鈔、假名”二十一大類^③。查《文鏡秘府論》被收錄在第九類“類聚”門之中，該門共收八部書籍，具體書目如下(“◎”為筆者所加，參見圖版 1)：

◎群籍要覽	四十卷	大江音人卿奉敕撰
◎秘府略	千卷	貞主卿于時東宮學士因幡介，與諸儒撰集
◎會分類聚	七十卷	菅原是善卿撰
◎文鏡秘府論	三卷	弘法大師撰

① 有關《本朝書籍目錄》之成書時期的考證，可參見和田英松《本朝書籍目錄考證》，明治書院 1936 年版，頁 1—29。

② 對於經房及《建內記》的介紹，可參見拙文《室生寺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之鈔寫時期考——以〈玉海〉東漸為線索》，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北京大學中文系主辦“東亞漢籍研究：以日本古鈔本及五山版漢籍為中心 國際學術討論會”提交論文，修改稿待刊。又，有關《本朝書籍目錄》之記錄，散見於《建內記》嘉吉元年三月及五月諸條中，其三月十二日文如下：“本朝書籍目六(按，“錄”之省筆)內，人人[所在]註進分今日內內奏聞之，(附親長申入之)。御目六被校之，即被返下之，猶取整迫可披露之由被仰下也。元應度辛酉勘文[諸道]以親長內內申出之，(業忠寫本被召置者也)，為書寫也，(先日未書終之故)。”五月四日文如下：“本朝書籍[事，可被]尋園城寺之由，(以)參會)申聖護院准后了。”大日本古記錄本，岩波書店 1968 年版，頁 101、194。

③ 本文所用《本朝書籍目錄》，以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長尾平兵衛寬文十一年刊本為底本。此外亦有將“令”“式”合為一類的傳本，詳考可參照和田英松《本朝書籍目錄考證》中的相關介紹。

- ◎本朝文粹 十四卷 明衡撰
- ◎續文粹 十四卷 季綱撰
- ◎朝野群載 三十卷 記作文書札等體，三善爲康撰
- ◎類聚集 十卷 筆削事

圖 1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長尾平兵衛寬文十一年刊本書影。朱筆爲江戸時期著名國學者伴信友(1773—18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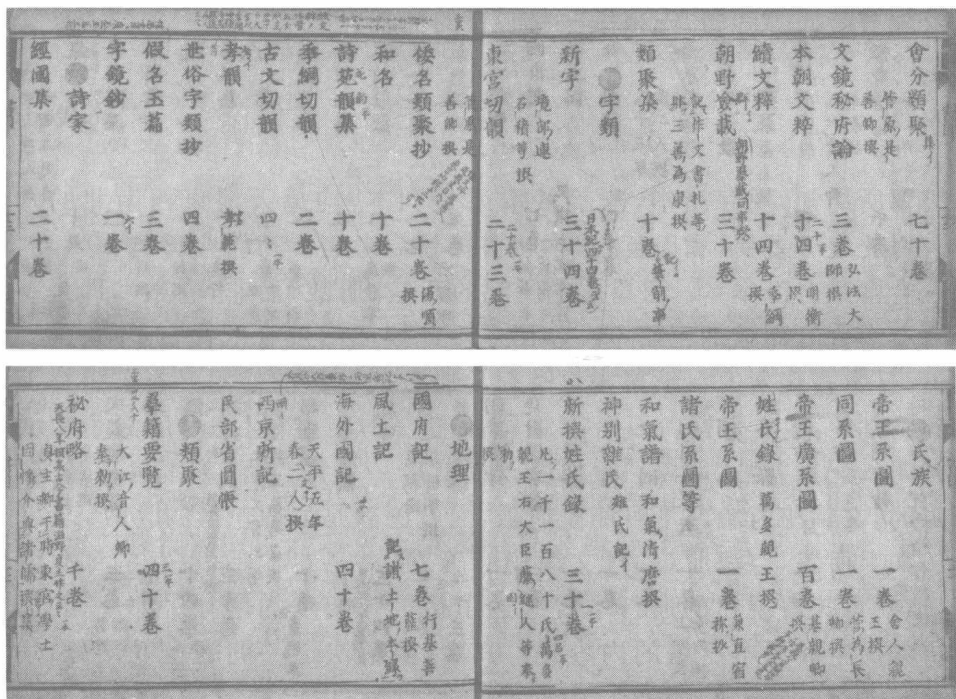


圖 1

根據另外兩個古鈔本所寫入的批校語。由此可見，伴信友所見諸本均將《文鏡秘府論》記爲三卷，並無異說。

顧名思義，“類聚”即爲按類選編匯聚之義，大致相當於漢籍的類書及詩文總集。這從現存《秘府略》殘卷、《本朝文粹》等書亦可得到驗證。因此，根據此門之性質，對於其所收的《文鏡秘府論》，我們首先可以得出以下之兩個推論：(一)是彼時公家所藏《文鏡秘府論》乃三卷本，並非現通行之六卷本。(二)是《文鏡秘府論》所錄文章，與本門所載其他書籍一樣屬於選

編性質。也就是說，如本門所收的《本朝文粹》、《續文粹》、《朝野僉載》一樣，《文鏡秘府論》亦當是一個純粹的選本，而非今人所認為的空海大師根據隋唐詩論書籍所撰寫的文本。認清楚這一點非常重要，將有助於我們根據《文鏡秘府論》之編寫體例，對現已散佚了的唐代詩學論著進行部分的還原。

由於本文篇幅有限，對於(二)之《文鏡秘府論》的引書問題，今後將另撰專文予以考證。以下就讓我們對(一)之三卷本《文鏡秘府論》的原本形態及編纂時間等問題，先來做一些必要的梳理。

二

眾所周知，現存諸本，無論鈔本還是刊本，均為天地東西南北的六卷本。對於這一差異，和田英松《本朝書籍目錄考證》考為“今傳均為六卷本，此三卷當為合訂本”^①，認為此處所記的乃是“冊數”而非“卷數”，即是一個由六卷本合訂而成的三冊本。和田先生此說顯然沒有依據，並不可靠。要知道，日本古代文人在編纂書目時對於冊數與卷數的使用是有着嚴格而明確的區別^②，從文獻資料及現存書籍來看，《本朝書籍目錄》所錄書籍大多可判明所記為卷數，並無一為冊數。根據這一事實，我們基本可以肯定，其所錄的《文鏡秘府論》，不可能是冊數，而就應該是如假包換的卷數。

如上所考，空海所編的《文鏡秘府論》原為三卷本，而現存的卻是六卷本，這就意味着現在的通行本曾經過了後人大幅度的增補。那麼，又如何來析離出空海原本所編的內容呢？其實，要解決這一問題也並不難，這是因為空海在《文鏡秘府論序》中對原書所收篇目，已經有過非常明確的交代，其文如下：

貧道幼就表舅，頗學藻麗。長入西秦，粗聽餘論。雖然志篤禪默，

① 參見《本朝書籍目錄考證》所收“文鏡秘府論”條考證，頁352—353。

② 從現存日本古書目可以看出，日本古代在編輯書籍總目時，一般只注出卷書，如《日本國見在書目》，而在編撰某一書庫之藏書目時，則要注出卷數、冊數、以及所藏書櫃。如《通憲入道藏書目錄》記所藏《朝野群載》為：“一合第九十六櫃，朝野群載、一結九卷。”參見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編《日本書目大成》第一卷，汲古書院1979年版。

不屑此事。爰有一多後生，扣閒寂於文園，撞詞華乎詩圃。音響難默，披卷函杖。即閱諸家格式等，勘彼同異。卷軸雖多，要樞則少，名異義同，繁穢尤甚。余癖難療，即事刀筆，削其重複，存其單號。總有一十五類，謂聲譜、調聲、八種韻、四聲論、十七勢、十四例、六義、十體、八階、六志、二十九種對、文三十種病葉、十種疾、論大(文)意、論對屬等是也。將序中所列“十五類”之篇目與六卷本所收的篇目兩相對照，就不難發現出後人所增補的部分了。現將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六卷本所收篇目排列如下(下線部分爲《序》中未記篇目)①：

天卷：序、調四聲譜、調聲、用聲法式、八種韻、四聲論

地卷：十七勢、十四例、十體、六義、八階、六志、九意

東卷：論對·二十九種對、筆札七種言句例

西卷：論病·文三十種病、文筆十病得失

南卷：論文意

北卷：論對屬·句端、帝德論

通過以上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六卷本除了對部分空海原編篇目名及排列順序(將卷末“序”鈔寫到天卷頭，於此下文另有敘述)進行了調整，還多出了空海序文中所沒有敘錄的《用聲法式》《九意》《筆札七種言句例》《帝德論》四篇。也就是說，這四篇均存在着爲後人增補的可能性。

天卷“用聲法式”，宮內廳本內題又作“詩章中用聲法式”，小西先生認爲引自《四聲指歸》，王利器先生認爲引自王昌齡《詩格》，盧盛江先生則認爲：“本篇可能爲劉善經《四聲指歸》，也可能爲元兢之論，總之是隋至初唐間保留之梁時舊說。”②按，此篇亦不能排除有編纂於南宋時期的可能性，可以下引詩爲證。

首先，“五言一平聲”所引“目擊道存者”一句，見用於宋人洪皓(1088—

① 此處篇目均從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六卷本。因筆者對小西甚一先生所提出的“草本”論持否定觀點，因此此處所列篇目與現繼承小西觀點之後通行點校本稍有不同。

② 參見盧盛江《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第一冊《詩章中用聲法式》條下考釋①，中華書局2006年版，頁174—176。又，對於前人諸說，盧先生考釋中亦有比較詳細的介紹，可一併參照。

1155)《清慧師偈序》“目擊道存者，已離文字。門開方便者，必應機緣”一文^①。“目擊道存”一語，本出自《莊子·田子方》，原文云：“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也。”^②然以“目擊道存者”一句行文，現存元前典籍之中唯見洪皓此序^③。又，“(五言)三平聲”所收“披書對明燭”一句，則或是出自北宋張耒(1054—1114)《和仲車元夜戲述》詩“展書對明燭，濁酒徐徐傾”句^④。現存刻本張詩“披書”作“展書”，這一異同，則有可能是出自後人轉鈔時所出現的訛誤^⑤。如果這兩句引詩出典屬實的話，我們可以據此判斷出“詩章中用聲法式”一節，當是編出於洪皓寫作《清慧師偈序》之後。然考慮到唐

① 參見文淵閣影印四庫全書本洪皓《鄱陽集》卷四。其文如下：“目擊道存者，已離文字。門開方便者，必應機緣。非述偈言，莫明心要。自衣法傳暨五祖，致頓漸分爲二宗。四句真符，三乘迴出。不拘聲律，香嚴成二百篇。遂著源詮，圭峯集一百卷。偈之不可已也如此。清慧師者，神姿秀徹，德宇寬宏。妙齡心出家，亟受戒具。壯歲身出世，尤善總持。居鎮府之洪濟者十年，嗣金臺之延聖者七稔。夙具道眼，久振真風。行解相應，遐邇歸嚮。由佛祖之覺路，向上流通。救道俗之迷情，箇中悞入。異尋文之狂慧，非守默之癡禪。聊示五言七言，不勞一擱三擱。體兼騷雅，辭備頌詩。凡四百章，僅二萬字。擬閑老則加倍，視密公則渾成。得自胸中，求非紙上。宜燕人之鏤板，欲傳無窮。屬楚客之抽毫，將託不朽。然磨磚作鏡，莫辨妍媸。若握土成金，豈容踊躍。冠於篇首，愧以謬愆。”

② 參見《莊子集釋》卷七下《田子方第二十一》，中華書局1982年版，頁706。

③ 洪皓於建炎三年(1129)八月出使金國，翌年即被軟禁至雲中(今山西大同)，十二月更被流放至冷山(今黑龍江大青頂子山)。據此可推知《清慧師偈序》當作於洪皓初到金國太原的建炎三、四年間(1129—1130)。洪皓事蹟參見《宋史》卷三百七十三《洪皓本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頁11557—11561。又，有關清惠法師，覺安編《釋氏稽古錄》卷四記紹興十四年“詔留海慧、清慧二禪師居大儲慶寺。”紹興十六年“正月賜清慧號佛智護國大師，登國師座。”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9冊，頁2037。

④ 參見李逸安、孫通海、傅信點校《張耒集》卷六，中華書局1999年版，頁74。詩云：“華燈耀廣陌，皎月臨重城。惟我二三子，柴門通夜扃。展書對明燭，濁酒徐徐傾。崢嶸千萬慮，一醉皆能平。”

⑤ 這種異文現象也見於其他引詩，如“七言二平聲”引“寒雁一一渡遼水”，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卷五《燕歌行》作“寒雁邕邕渡遼水”，“邕邕”下校“一作‘丁丁’，又作‘一一’”，中華書局1980年版，頁407。

前唐初文賦散佚嚴重，僅據以上二例，還是無法斷言此篇為南宋所編文^①。不過無論如何，《文鏡秘府論序》中既然沒有列出此篇目名，而該篇引詩體例又與前一篇《調聲》不合（《調聲》引詩均明記作者或原詩題），其為後人所補，這一點應該無甚疑問。

另外，現存諸本，地卷末所收《九意》，盧盛江先生考其原書當為日人所編^②；東卷末所收《筆札七種言句例》，《文鏡秘府論》本文篇目均不標明引書，唯此處明確標明引自《筆札》，與原書編寫體例不合；北卷末所收《帝德論》，從《正倉院文書·寫章疏目錄》（天平二十年六月·748）所鈔漢籍目錄可知其原是以單本傳世^③，而從藤原經光《民經記》所記“文永”年號勘文引文來看，直到文應元年（1260），此書仍是以單行本形式流傳^④。這三篇現均在卷末，又不見敘錄於空海原序，顯非偶然，應考慮為後人將三卷本增補為六卷本時所新附入。在下文還要談及，這些篇章的入選，當是因《文鏡秘府論》之使用階層發生變化後所補入的新篇章。

總之，通過以上考證，我們基本可以判斷，現存六卷本乃是一個經過了後人所增補的文本。而空海所編的《文鏡秘府論》，則是收入了其在序中所提及之十五篇文的三卷本。且根據這些篇章的性質，我們還可以看出空海在編撰這個三卷本時有着簡明扼要的選編原則，及第一卷為“聲韻篇”，由《四聲譜》《調聲》《八種韻》《四聲論》四篇組成，第二卷為“體勢篇”，由《十七勢》、《十四例》、《十體》、《六義》、《八階》、《六志》六篇組成，第三卷為“文論篇”，由《論對·二十九種對》、《論病·文二十八種病》、《文筆十病得失》、

① 也不能排除亦有洪張二人反用前人典故之可能，不過這個可能性應該不大。又，“目擊道存者”後又見用於《真言要訣》卷三，其文云：“若其目擊道存者，理自絕於言論。若其不爾必須勘當是非。夫世間人事猶不得以言貌取人。況出世冥理得以色聲為證。”《大正新脩大藏經》第85冊，頁2825。

② 參見盧盛江先生《文鏡秘府論研究》上册第三章第一節《〈九意〉作者考》，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頁144—181。

③ 參見《大日本古文書編年文書》卷三收《天平二十六年六月十日寫章疏目錄》，中有“帝德錄一卷”之記載，印刷局1902年版，頁89。

④ 參見《民經記》文應元年四月十三日條：“（晉書）葛洪傳也，貧與（而）樂道在此文上，此文等錄借歟，又非《帝德》葛稚川之句也卜人々難之”。大日本古記錄本《民經記》第九冊，岩波書店2004年版，頁113。

《論文意》、《論對屬·句端》五篇組成。而空海之所以採取了這樣一種選編體例，或是與空海所想定的使用這本書的讀者層次不無關聯。

三

那麼，空海所想定的使用《文鏡秘府論》之讀者有究竟屬於何種層次之人呢？眾所周知，空海所在的平安中期之學術圈子極為狹窄，且對書籍管理極為嚴格，其學術系統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大集團：以大學寮東西曹為中心的菅原、大江二博士家；以勸學院、弘文院為主的貴族家私曹；以僧侶為主的寺院佛學教場^①。而根據《本朝文粹》所收大江匡衡《省試詩論》，爾時大學寮及貴族家在省試判卷所依據的乃是《詩髓腦》、《詩格》、《文筆式》等唐人詩學原典^②，據此，我們又至少可以將博士家及貴族家這兩個主流學術群體，排除在《文鏡秘府論》之利用階層之外。還要注意的是，而這一時期的僧侶，尤其是空海所開創的真言宗，並不像後來的五山僧侶一樣需要吟詩作文，而是以專研佛學教義為主，因此，也很難考慮此書是空海為弟子利用所編撰的^③。

其實，對於《文鏡秘府論》所面向的讀者層次，空海在序中亦已經有了明確的交待，其文云：“爰有一多後生，扣問寂於文園，撞詞華乎詩圃。音響難默，披卷函杖。即閱諸家格式等，勘彼同異。卷軸雖多，要樞則少，名異義同，繁穢尤甚。余癖難療，即事刀筆，削其重複，存其單號。”要之，此處之“一多後生”，即是使用空海所編三卷本《文鏡秘府論》的主要階層。那麼，究竟這“一多後生”又是指何種人呢？盧盛江先生曾在總結前人考證的基礎，作出了如下之判斷：

① 相關介紹可參見拙論《王朝公權的威嚴象徵—略談日本漢籍的一個重要特性》，《中國學術前沿》第一期，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0 年版，頁 53—62。

② 參見《新刊本朝文粹》卷七《省試詩論》，國書刊行會 1918 年版，頁 102—121。

③ 空海之所以擅長漢詩文，乃是因為其在出家之前曾進入大學寮學習。而現存空海弟子所留下的文章，除了一些佛偈鐘銘類之外，並無一為漢詩作品。空海諸弟子著作，可參見祖風弘揚會編《弘法大師諸弟子全集》（三冊），六大新報社印刷部 1942 年版。由此亦可作為空海非為諸弟子編撰《文鏡秘府論》之一佐證。

還值得注意就是“一多”這個詞。“一多後生”怎麼解釋？中澤希男《文鏡秘府論札記續記》以為指一個優秀的後輩，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以為指一多法界說之後輩。“多”字作“優秀”解，不妥。如說一多法界之後輩，則其人甚眾，到底指誰呢？我認為，“一多後生”的“一多”，可能用解《易》大衍義的用語，指變化成卦的少陰之數。《易·繫辭上》“十有八變而成卦”孔穎達疏：“十有八變而成卦者，每一爻有三變。謂初一揲不五則九，是一變也。第二揲不四則八，是二變也。第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變也。若三者俱多為老陰，謂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為老陽，謂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兩少一多為少陰，謂初與二三之間，或有四，或有五，或有八也，或有二個四而有一個九，此為兩少一多也。”所謂“一多”，就是“兩少一多”的少陰之數。這個數是多少呢？宋程大昌《易原》說：“一多者，謂三大揲之間通奇拗，有四有五而又有八，則十七也，或時有兩個四，一個九，亦十七也，奇拗既為十七，則存而為策者三十二也。”宋方聞一《大易粹言》也說：“世俗所謂兩少一多者，去其十七，則得四八三十有二。”就是說，“兩少一多”為十七，大衍之數四十九，去十七，則存三十二。《易》大衍義的“一多”應當指三十二這個數，空海“一多後生”的“一多”也當指這個數。那麼，這個數在空海這裏指什麼意思呢？我推想，應當是指勸說空海的這位“後生”當時的年齡。就是說，勸說空海的這位後生當時應當是“兩少一多”之數，即三十二歲。如果這一推測尚有道理，我以為在空海弟子之中，更可能是實慧。真濟小空海二十七歲，生於延曆十九年(800)。《文鏡秘府論》在弘仁十一年(820)之前已經編定，應當還更早一點，即使是弘仁十一年，真濟也才二十歲。而實慧比空海小十二歲，生於延曆五年(786)。實慧勸說空海編撰《文鏡秘府論》如果是在弘仁八年(817)左右，弘仁八年實慧正好三十二歲。“一多”這個詞如果可以是指某個數字，如果可以是指三十二這個數，則既可以印證勸說空海的“一多後生”是實慧，也可以印證《文鏡秘府論》的編撰時間在弘仁八年^①。

^① 參見盧盛江《文鏡秘府論研究》上册第四章第四節《〈文鏡秘府論〉編撰時間考》，頁267—268。